四十自述

胡適著

錢玄同題



胡適·四十自述

第一册

數字典藏推廣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自序
插圖三幅
著者的父親
著者的母親
四十歲時的著者
序幕……一
我的母親的訂婚
四十自述

485498

（一）……二九
九年的家鄉教育
（二）……六五
從拜神到無神
（三）……八五
在上海（一）
（四）……一一一
在上海（二）
（五）……一四七
我怎樣到外國去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爲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裏，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

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啓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我有一次見着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爲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脚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

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裏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敘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爲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爲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爲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爲一段，留學的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爲一段，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爲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爲種種打斷，只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疎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菫人先生，都曾矯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

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畫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爲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因爲第一章只是用小說體追寫一個傳說，其中寫那太子會頗有用想像補充的部分，雖經董人叔來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動了。但因爲傳聞究竟與我自己的親見親聞有

別，所以我把這一章提出，稱爲『序幕』。

我的這部自述雖然至今沒寫成，幾位舊友的自傳，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我很盼望我們這幾個三四十歲的人的自傳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我們拋出幾塊磚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許多塊美玉寶石來；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爲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胡適。

二二，六，二七，在太平洋上。



著者的母親



四十歲時的著者

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太子會[註]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却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爲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北京圖書館藏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着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爲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坂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鬬，一架是小上坟。不料三先生今年

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衆帶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弔香』還願；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弔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弔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弔；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有的一

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 * * * *

馮順弟攙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碰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却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